

●人间味道

我的大哥

□ 薛俊兰

秋风瑟瑟,思念悠悠。

我的大哥辞世已经两年了。两年前,七十年的手足亲情顿失,我痛惜人生路上,失去引擎和榜样,常感惆怅与失落。大哥二周年祭日临近,不由得于深切怀念中追溯往事。

大哥是家庭的长子,是父母改变命运的希望,是大家庭振兴的顶梁柱,更是我的福祉。我年小大哥22岁,自幼以来被大哥关爱。即使在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当上妈妈,做了奶奶,那份厚爱都未曾褪色。我在大哥身边读小学和初中,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便是那段温暖而厚重的岁月……

读小学

大哥一直在外工作,在我幼年里没有和大哥直接相处的记忆。那时常常觉得大哥好像就是那块心爱的“方格子围巾”和那条美丽的“连衣裙”(都是大哥给买的)。

1959年初春,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跟随父母去了榆次市,和大哥一家共同生活了四年,大哥的形象在我心中慢慢地丰满起来。

在大哥的安排下,我转学到榆次市寿安里小学,我这个“山丫头”从进校入班的第一天起就难适应,时常哭鼻子,不合群……大哥只好每天护送我上学,直到我适应了新的学习生活。

榆次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当年的生活虽然很困难,但有大哥在,一家人和和美美。我在大哥身边读书,有感染、有熏陶、有磨炼,也有成长!我由“娇生女”变成了“铁姑娘”。最难忘跟随大哥去市东北郊猫儿地段的野外拾粉渣。

1961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兄妹俩日落时分起身,大哥带铁筒和绳架,我拿扁担,走出市区,步入郊野,要行很长的一段路,才去到粉铺,这时天已黑尽。粉铺作坊是用席子围成的,很是宽敞。大哥在席棚内和众师徒拉话,我却不好意思进去,一个人捂着手立在席缝旁老瞅着棚内。抬着粉渣回家的路上,没碰到一个行人和任何车辆。我一路上提心吊胆,不敢左顾右盼,兄妹俩谁也不说一句话……等把粉渣抬到家,灯依然亮着,妈还在等我们。一瞅闹钟,已过午夜二点半。

上贺中

1962年春夏之交,大哥调离石县工作。暑假里我随家人返回故乡,次年7月参加了离

石县统一升学考试。

一天午饭后,一大家人在院子里乘凉闲聊,爹提起了我升学的事,说:“我的儿(指三哥怀兰)念不起高中还休了学,女儿就不用再念了……”听了爹的话,我心里也并没多想什么,只觉得爹说的对,再说对于能否考上初中,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过了段时间,一天晌午,三哥从大队办公室回来,带来个好消息,说大哥从离石打回电话,告诉我考上了贺中,还考了个离石县应届生第一名,让三哥农历七月十六把我送到贺中上学。随即三哥到峪口买布料,二嫂连夜给我赶做袄和裤,三嫂把结婚时的被褥和脸盆都支援出来……

农历七月十六日,三哥骑自行车携行李,送我赴贺中入学报到。一路上,我思绪复杂,心怀忐忑,有高兴,有感激,有忧虑,还有不安……

入学两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在回宿舍的路上,碰见了大哥。只见他提着一件棉坎肩,告诉我:“我在峪口缝初社做了件坎肩,快穿上试试!”瞧着灰色的缎面上点缀着本色的小花,里料还是灰绸子的,绵塌塌,厚敦敦的,我好惊喜!没等回到宿舍,哥让穿上一试,真够长,能掩去半个臀部!这是我第一次穿坎肩呢,宿舍的同学也都投来羡慕的目光。这件棉坎肩,陪伴了我读贺中的三个秋冬。

在贺中读书的第一个春天是新奇的,更是温暖的,大哥不约而至。我的蓝花棉袄还不需换去,大哥来校要带我去量体裁衣。说刚领下工资,买了块豆色布搁在缝初社,要给我做件换季上衣,还吩咐做好后让我自己去取……

大哥生活简朴,穿着极为普通,风格朴素。换季时装最应该让大哥穿!大哥最有资格穿!大哥却忘记了自己,把最好的“春光”给了我。当我参加学校“五四”运动会,穿着崭新的夹克,列队走过主席台时,心中满是自豪。

1964年十月的一天上午,课间操刚结束,操场上洒满了学生,不经意间在人流中瞅见了大哥,我飞也似地迎过去,叫了声哥。只见大哥手里提着一双刚染过的红羊毛袜子,还不时地滴着红水滴。我抱怨说:“哥,就不嫌人家笑话……”大哥笑着毫不在意地说:“这有啥可笑话的?才染了,没法拿,就提着了。”随后大哥告诉

我,入冬后买了些羊毛捻了线,先赶着给我打了双袜子……

那天晚上熄灯后,我辗转反侧,难于入睡。想到大哥的人微体贴,想到大哥病中捻毛线织毛袜的疲累和辛苦,眼泪润湿了枕头……

1963年春,我头上生上了大片黄痂疮,又疼又痒。大哥来学校看望我,得知后当即买回了冰糖和白酒,带我去到机关办公室,又跑了几处才找来一个粗瓷碗,紧接着进行炮制……待碗内蓝色的火苗熄灭后,将那碗冰糖水晾在门外椅子上,又拿报纸不住地扇……冰糖水放凉了,大哥急催着让我喝,喝半碗还不行,直到全部都喝了才放心。说来也真济事,五月初,头疮便先后敛去。

大哥在田家会公社蹲点,好久没能见面,我好想念!晚秋的一个星期天,忽想到要去见大哥一面。于是约了同学,步行去田家会看望大哥。问路来到田家会公社,却没见着大哥,人们说他已去一个村子下乡,我非常失望!公社一位干部问知我是薛映兰的妹妹,便留住我们,还特意把我俩领到同院的一个粉铺。一位师傅端来一铁瓢热粉条,搁在大案板上要我们吃,这是我压根儿没想到的。我俩站在案板前,便一根接一根的夹着吃起来。粗粉条,滑溜溜的,好不爽口!

那时,粉条可算上配菜的上等料,“大烩菜‘三条腿’,粉条、豆腐,‘恶’块块”,这是做事宴的“口头禅”。粉条在当时不算稀罕,却不是经常能吃到的,要吃多在过年过节或事宴上。凭大哥饱享一顿口福,真乐不可支!

1965年春上,大哥久病初愈上班,就近在城关公社城内大队蹲点,工作很是劳碌。9月份我侄儿也考入贺中,姑侄俩都住了大哥的办公室,此后这里便成了我们的“家”。

那时,大哥担心我们受饿,冬天凑取暖火炉,晚上总要熬一小锅钱钱饭,给我们加餐。说也奇怪,每晚下自习回来,常常是熬好的饭已搁在火台边,却不见大哥。于是姑侄俩在高兴中摸索弄筷舀饭,一会热乎乎香喷喷的钱钱饭就被吃个净光。那时处于懵懂,却不知大哥为啥不在?更不知大哥是否肚里叽咕……

大哥经常忙碌至深夜,多是参加蹲点大队的会议,有时撰写县委的有关大材料,不时还

写个小稿,挣点稿费添补烟钱。大哥大病初愈,生活清苦,工作繁重,经常熬夜,一定也饥肠辘辘,自己不沾粒米,却给成长中的亲子与小妹熬“钱钱饭”……多年以后,我才感悟到加餐“钱钱饭”是何其珍贵

1965年10月,有一天晨读刚上完,我在俯穿单杠跑去厕所时,不慎撞伤了头,晕倒在地,被同学送到医院。

大哥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陪护缝合伤口……大哥的到来使我感觉到了救星,不禁转忧为喜,倍感安全。万万没想到这一撞,却带来头晕恶心的麻烦,待到七天拆线问医,诊断为轻度脑震荡,医生建议服药继续休息。这之后,我被中断了正常在校学习,一直在大哥办公室养伤。

此时正是初三的节骨眼上,不意中断了学业,使我非常忧虑和焦躁不安。遵医嘱卧床休息一周后,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担心误下的功课太多,会导致休学和留级,如此会花费更多的钱。为了不致掉队,我每日里多是在钻研功课,完成主科作业,做数学题,背俄语单词。这一来又引发了三叉神经痛,晚上还常常失眠难寐。

为缓解我的烦恼,大哥会在星期天讲许多故事,诸如爷爷以文取仕当区长,奶奶早年寡居育二子,父亲失父披星戴月受恶苦等,以及大哥跟随伯父读书,沟门初出坡教书,调县委宣传部,省报当记者……大哥饶有风趣的讲述,引领着我和侄子的成长,让我深知家事更爱家,明白要有前途必须向大哥那样去拼搏!

一天晚上,大哥从文件柜取出一个简易笔记本,翻开让我和侄子看……斑驳的三行字,曝光了三宗天文数字欠债,计超五百元。随即大哥给我们讲了负债的原因,原来债务是在榆次时就背上的。我和侄子好半天无言面对,更难能平息震撼,难能体谅大哥的苦衷,难能读懂大哥!……大哥却很乐观,他笑着说:“重债不压人,会熬出去的!”无怪乎听爹常说:“你大哥是个大肚子,能滚过两个碾轱辘。”岁月维艰,可见证大哥的担当!

大哥的言传身教和关爱体贴,启迪并激励我终于力克艰难,走出困境。1966年春季开学,补考科目全部过关。

1966年7月,我毕业返乡,八月受荐在本村学校代教,自此与教师结缘。43年许身教育,有幸成为本村20世纪六十年代可屈指数的职业女性,亦成为贺中“老三届”就业最早的学子之一。

“长兄如父”。大哥育我功高,恩重如山;担当付出,不求回报。大哥以博大的胸怀,重教兴家,提携弟妹,即使在非常困难时期,负担再重,压力再大,生活再拮据,也不曾放弃我读书的机会;尽管身患肝病,背负重债,仍竭尽全力供给我读完高中。大哥的家国情怀,人格魅力,精神境界更是濡泽我今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微型诗

□ 吕世豪

生活

既然逃脱不了
那就干脆握手言和
既不埋怨 也不争吵

活着

努力活成别人的
样子 你是痛苦的
努力活成自己的
样子 你是幸福的

童年

并不是你活过的样子
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放弃

人这一生 只有
放弃最易
几乎不需要
花费半分力气

说说唱唱没个完

□ 雒晓利

《说说唱唱没个完》,是一套艺术文集名称,同一名称的书共有三本,称为上集、下集、续集,是康云祥先生自编自演用过的部分文稿,是他60年从艺历程的缩影记录,本本还要续两本,一本是礼生文稿,一本是培训手稿,因为先生意外仙逝而搁浅,成为难以弥补的憾事,也成为艺术事业的一大损失。

康云祥(1945年—2017年)是临县安家庄乡康家岭村人,他道情演员出身,10岁登台演出,丑角表演天赋神韵出神入化,少年成名,在临县红极一时。倒仓坏了嗓音后,转入曲艺、秧歌行当中,与年长二十岁的樊如林成为搭档,两人同为艺痴情同手足,编创表演合作天衣无缝,当场演出精彩绝妙,他们健全文艺门类,挖掘民间精华,创新艺术表现,开创了临县民间文艺新境界,将二人各自的艺术带上了新高度,他们的气名妇孺皆知,他们的艺术让人赞叹,樊康合作成为吕梁艺坛传奇佳话,持续活跃二十余年。在合作出彩的同时,康云祥的拿头秧歌独舞有高度,全县首届大赛夺得冠军;新时期民间文化活动中,率先步入礼生行当。特别是在文化

馆,长期担任民间文艺培训班班主任,“康老师”广为人知,颇受社会尊敬。

说到对康云祥的推崇,有这样一件事,2014年,临县县委组织部拍摄《临县人》纪录片,邀请中央电影纪录制片厂承办,执导的是著名导演郭岭梅,郭导是诗人郭小川的女儿颇得父亲真传,在临县采访整整一年,最后拍摄了六节纪录片,有完整一节的内容便是对康云祥的记录,把他作为线索人物,立足他的艺术编创内容视角,活态呈现临县人生生活状态。

2017年秋天,临县县委、县政府围绕褒奖传承康云祥艺术,组织了一场特别的座谈会,活动的主题是“康云祥先生从艺六十年座谈会”,参加者以老领导、老朋友和学生为主体,大家畅谈先生的艺术历程、艺术成就,共论民间艺术传承发展之路。座谈会上,有一项重要的仪式,那就是授予“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这在偌大的临县还是前所未有的举措。木质精美的牌匾,书法艺术雕刻,与康云祥先生的艺术经历相得益彰,最为精妙的是与先生一生自喻的“啄木鸟”暗合,成为先生以艺劝世治病的最好注脚。

先生去世后,“康派艺术”在他的学生们传承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张林峰被评为“三晋英才”,山西省“四个一批人才”,出版了第二部文艺专著;薛二兵艺术日臻完善,他坚持康老师立艺立德、立德树人大方向,作品朴实厚重,直播间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带货直播很是火爆。康云祥先生长子康保生在工作之余,全身心投入艺术传承中,倾力搜集民间曲艺磁带、录像带,抗疫期间自编自演三弦书引起广泛好评,成为临县三弦书市级传承人。看到他们人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先生,多一份好感,多一份赞叹,多一份期待。

赞年难满百,唯艺最长久。这正是:欢欢笑笑入了心,说说唱唱没个完!



油画《古镇印记》
王原平 作

员、王原平:山西省美术家协会
副院长、吕梁市油画学会理事、吕梁画院
格言:守正创新,求真务实。

鉴赏

●读史札记

赵武灵王的首秀

□ 李牧

赵肃侯临终的时候,把赵雍托付给自己最信任的大臣肥义。肥义协助赵肃侯与这五国诸侯争斗了一辈子,自然很清楚这五国的用意。他来不及为赵肃侯的死悲痛,就面临着如何处置这样严峻的情况。

当他找到赵雍时,赵雍也正盼着他来。赵雍对于这位自己从小就当做父辈的大臣,深深地行个礼,说:“我们该怎么办?”

肥义回礼,说:“大王的想法是什么?”“绝不屈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肥义大声赞道。“我已筹划良久,今日前来,正要与大王合计合计。”

君臣二人同心,细细谋划一番。即刻间,赵国的四路秘使,风驰电掣般执行自己的使命去了。

一路奔韩,一路奔宋,与两国国君签订协定,结为战略同盟;一路飞驰赵国,携带大量礼品,并许诺事成之后,还有更多奇珍异宝奉上,请他出兵攻赵;一路飞驰楼烦,也是一样的礼金,请他攻击燕国,并窥视中山国。

赵国和楼烦本来就与楚国、燕国是敌人,又拿了赵国的厚礼,顺水人情,自然都是同意了。

韩、宋本就与赵国是战略同盟,此次自然是站在一起的。

同时,赵雍下令全国进入一级战备,军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对五国的使者,发出最严厉的警告,赵国欢迎大家来参加悼念仪式,但是一兵一卒都不允许进入赵国境内。否则,就是和赵国宣战,赵国百万雄兵将歼灭一切来犯之敌。

这个时候,楚、燕都接到赵国和楼烦自然的消息,自己国家安全要紧,也顾不上谋取赵国,都回军国内,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秦、魏、齐也听到宋、韩、赵的消息。两大集团比较起来,似乎前者也占不了多大的便宜。只好按兵不动,先派使者去参加悼念仪式,一探情况再说。

五国使者进入赵国,看到赵国国威戒备,全国军民一幅决一死战的样子,立刻明白自家原来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只好规规矩矩地参加了悼念仪式,表达了对赵肃侯的怀念和对赵国的慰问。

赵雍的表现非常得体的漂亮,赢得了赵国上下的赞许,尤其是得到了以肥义为首的大臣和以赵成为首的赵氏贵族认可和支支持。于是,在赵肃侯的葬礼风光光举办了之后,赵雍也进行了他自己的登基典礼。成为赵国第六位君主,就是后世有名的赵武灵王。

●收藏·紫砂壶十六

简述文人紫砂壶

□ 维元

紫砂壶被冠以“文人”的名号,可见其中深厚的文化内蕴。文人紫砂壶不仅仅是由于文人的参与设计和陶刻装饰,更重要的是表达其“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文化特征,呈现出超然物外的意境和情趣,是一种心灵上的抚慰和寄托,也是一种情感与文化的体现,以情融壶,妙在其中。

说到文人壶,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曼生十八式”的设计者陈曼生。这位江苏溧阳县令也是清代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善于书画、篆刻,潜心紫砂,设计了诸多经典的壶型,同时上面的铭文也是非常的具有文人气息,他把异地为官的孤独和仕途的苦闷都寄托在紫砂壶中,直到今天,曼生壶依然为广大的壶友所喜爱,成为传世经典。还有一位人物,就是清代书画家、陶艺家瞿子冶,他首创了子冶石瓢,是继陈曼生之后,又一位将紫砂壶与书画紧密结合的文人,堪称“书绝、画绝、壶绝”,子冶石瓢目前也是最受文人雅士欢迎的器型,历久不衰,延续至今。清晚期的梅调鼎可谓是继陈曼生之后文人紫砂壶第一人,他在紫砂壶铭文与壶铭书法两方面所达到的审美文化高度,至今还没有人能同时逾越,极大的丰富了紫砂文化的内涵,滋润了世世代代的紫砂艺人和广大的壶友。

紫砂文人究竟滥觞于何时,可以追溯到明代紫砂巨匠时大彬,在明朝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积淀之下,江南文化影响至深,从苏州园林、苏作家具中可以看到,文人崇尚精致随性的生活,于是文人紫砂壶应运而生。总有人说:“梅调鼎之后再无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壶”,尽管有些绝对,但是如今的紫砂刻绘内容之中,已经鲜有如同过去的那种心境和味道。“禅茶一味”、“春华秋实”、“舍得”等等题材的铭文用之太多太滥,失去了文人壶的本来意味。文人壶的铭刻,必须贴合“切形、切茗、切情”这三点之中的其一,若仅仅是为了刻字刻画而为,随便刻一副山水、一首唐诗,便如同标签装饰一般,没有文人壶的味道,徒增一些俗气。

千年紫砂,绵延至今,雅俗共赏,文化先行。文人壶陶刻装饰兼收并蓄,诗书画印融于一身,但是其中的气韵却是通过合适贴切的组合呈现出来的独特气质。如同陈曼生在井栏壶上面的铭文“汲井匪探,挈瓶匪小,式饮庶几,永以为好”和梅调鼎在柱础壶铭文“久晴何日雨,问我我不语,请君一杯茶,柱础看君家”等等,都是恰到好处地表明了壶型的渊源和其中的内涵,可谓是情景交融,理趣兼备,观之令人会心一笑,紫砂之趣莫过于此。

●好地方·白马仙洞四

清代乾隆碑宏伟又大气

□ 楚霄

洞阳观的碑廊里有九通古碑,从右往左看,第一通最为高大,立于清代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离现在271年。这通碑上有高达1米、端庄厚重碑额,碑身下有厚实0.4米的驮碑鼻。此碑的巨大程度,是洞阳观其它古碑望尘莫及的。

这通乾隆古碑总高3.2米,碑额为浑厚凝重的浮雕,周围是灵动威风、张牙舞爪的“二龙戏珠”,碑首镌刻“重修洞阳观”五字。

碑下的鼻翼庞大墩实,可惜全身被混凝土浇埋。

碑体高1.8米,宽0.9米,厚0.22米。碑文为工整的楷书,每个字高宽均为2.5厘米。碑面整体雍容大度,显示出天朝盛世豪迈威严的风格。

立碑之际,清廷定期中原一百零五年,玄烨大帝奠基,胤禩承前启后,弘历稳坐江山,大清疆土辽阔万里。

此时的华夏大地,海宴河清,物阜民康,正是史书公认的“康乾盛世”。而九凤山中却,“明末兵燹之后,楼殿塌毁,徒存基址。神像摧崩,一切渺然。百十年来,无有

人兴衰起废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附近村民请来道士管贞静入住。管道士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募化重修洞阳观万圣楼,至乾隆十四年完工。

这次重修洞阳观和万圣楼的规模超越历代,供奉神像的造型和殿堂建筑的工艺都远非往昔可比。

清高宗乾隆皇帝登基后,文治武功达到鼎盛,国家财源滚滚,社会经济繁荣,民间生活充裕。此时的永宁州,城乡百姓安居乐业,农商兴旺,民众企盼四海祥和,五谷丰登,子孙永享太平之福。

食饱衣暖,家和财旺之时,于是各地兴建佛寺和道观成风,官民纷纷布施捐资,建寺修观,高塑神像,焚香膜拜。洞阳观于此时大规模重修,超大石观现世。

乾隆巨碑所记载的施主中,最高的是官居五品的永宁州知州李廷祜,其次是侯谕知县、汾阳举人孔汝,再次有训导3位、监生6位、贡生3位,生员15位,信士数十名,真是阵容井然,人才济济,盛况空前!

三川河

二十九期·笔会